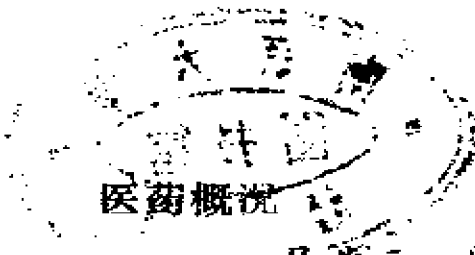


目 录

略谈嘉戎语	阿 旺 (藏)	(1)
羌族简史	州文史办整理	(13)
小金历史概况		
.....	政协小金县委员会供稿 (张理明执笔)	(31)
绰斯甲土司制度概况 (民国时期)		
.....	李厚安口述 李仲康记录整理	(52)
靖化“寅江事件”始末	李仲康	(77)
国宝大熊猫	许忠信	(93)
雪梨与金川	邓 炯	(99)
九寨沟简介	赵星莹	(109)
红原奶粉厂简史	杨正信 钟基毓	(116)
叠溪地震前后见闻	马俊修 (回) 安本钦 (羌)	(120)
壤塘县错尔基寺院概况	韦泰启	(127)
夺尔基洛尔威部落概况		
.....	夺尔基洛尔威 (藏) 口述 张远锋记录整理	(133)

南坪史料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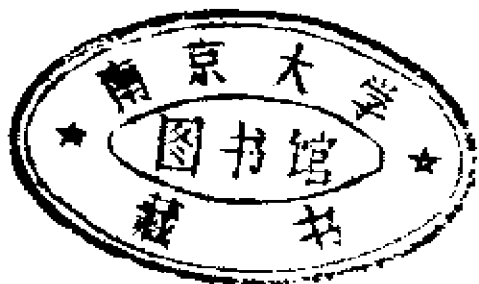
县城小考	政协南坪县委员会	(144)
柳州城点滴	左秉义	(145)
水扶州点滴	左秉义	(146)



医药概况

- ……马步云 阎仁山供稿 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147)
- 药材生产起源……文 良供稿 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150)
- 游鱼思故渊、欢愉度晚年
- 访从加拿大回国定居的藏族达尔基夫妇
- ……董光富 (羌) (153)
- 壤塘县南木达地区解放前社会及寺院制度
- ……谢银方 曾玉根 (158)
- 黑水县建制沿革初探……张大年 (164)

D661.3
4
11-2



略谈嘉戎语

西南民族学院民语系 阿旺(藏)

现在的藏语，有的人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半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再加半个嘉戎方言。而国外有的人对于藏语则有不同的分法，有的分为二分法、三分法（与国内三分法不同）、四分法、五分法等。但是按照藏族传统的分法，只有卓语（འགྲུག་ལྗོངས་ཀྱི་སྐད་ཀྱི་སྐད་牧区语）和戎语（རྫོང་ལྗོངས་ཀྱི་སྐད་ཀྱི་སྐད་农区语）两大类。卓语包括阿里、藏北高原、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以及嘉戎一带广大牧区的方言。戎语就是指旧社会由于交通闭塞而形成的一种土话、土语。这正如藏族谚语所说：一条山沟一条河，一个地方一种话。

这些方言、土语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只是有些词汇和语音上的差别，而不是独立语言之间的差别。所以，不论从哪里来的藏族，大多数地区的人，一见面就能交谈，只有个别方言需要有一个相互熟悉对方方言的过程。过去在西藏拉萨的色拉、哲蚌和噶丹三大寺院中学习大五明、小五明和学经的人成千上万，他们来自藏区的各个地方，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之间需要翻译人员。又比如1979年至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古藏文进修班，他们来自后藏、拉

萨、工布、山南、黑河、昌都、青海、甘南、巴塘、德格、嘉戎等十一个地区，在相处的初期，由于各地区方言的不同，彼此之间说话不很听得懂，但是没有超过半年，就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了。这种情况也和内地一样，比如四川语、河北语、广东语、上海语等，起初有可能听不大懂，但因其文字相同、语言也是一个，因此，相处一段时间后，也就能听得懂。东嘎·洛桑赤烈先生在他的《关于藏语文发展初探》中说：“藏族不仅是一个早已由部落融合而成的统一民族，而且是一个既有通行的共同语，又有各地方方言土语的民族。有人认为，众多部落会合成统一的民族以后，只剩下共同语，而方言土语则随之消失了，有的则以方言土语的存在为理由，否定共同语的存在。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认为藏族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始终没有形成共同语，那更是荒谬。”

这里，我想谈一谈，什么是藏语的共同语和书面语的问题。钦绕威色先生在《藏文文法释难》中说：“文字是根据语言创造的。但是一旦有了文字以后，语言就受到文字的制约。因此，任何民族，其共同语都是以书面语为准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长时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藏文的书面语已经逐渐成为通行的共同语。也如同汉语的地方语北京语——普通话正在逐渐变成全国的共同语一样。所以虽然各方言之间有着差别，但其书面语却是一致的。汉族是如此，藏族也同样是如此。不论卫藏、安多、康区、嘉戎等哪一个地区的人所写的东西，其他地方懂藏文的藏族人都能看得懂。而藏族共同语的藏文，在嘉戎地区广泛应用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早在公元第八世纪，藏王赤松德

焚时，有名的大译师白若杂纳，曾在嘉戎地方住过多年，他住过的一个岩洞，在现今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境内，梭磨和卓克基之间。据说六世达赖仓洋嘉措曾到过此洞。据《仓洋嘉措秘传》记载：“探询（指仓洋嘉措本人）去姜（^{མཇམ་}今云南地区）的道路，但未能成行。改向嘉戎方向走去。到了一座名叫噶甲滚（^{ཀམ་ཇམ་རོལ་}）的禅院。这庙属白若派，附近有一白若大师住过的修行岩洞、十分雅致，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这就证明，白若大师确实到过嘉戎。据传，白若大师在这个岩洞里，传授藏文，收了不少徒弟，所以至今嘉戎地区藏文的读法和拼音方法，是由他传授下来的。此外，藏文的使用也与宗教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历史上嘉戎地区盛行过“钵教”，建立了不少寺院。在《诸宗派源流晶镜史》中说：“钵教之寺院，在后藏有辛达顶寺（^{གཉེན་དེ་ལྷོ་}），在嘉木戎（嘉戎）地区，有雍中拉顶寺（^{ལྷོ་རྩེ་ལྷོ་}金川县境内）。其后，清皇帝曾引兵毁其寺，将拉顶寺改建为格鲁派之噶登新寺，并下诏禁奉钵教。然至今嘉戎察柯（^{ཅ་ཀོ་}）一带，尚有不少钵教寺院留存。”可见，嘉戎地区很早以来，不论教派、政派以及百姓的书信来往，都一直通用着共同语的藏文。

至于嘉戎这个名称的来源，则是由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这是因为在嘉戎地方有一座大山，名木尔多山（^{མུ་རེ་ལོ་}）。据传，此山是土地神木尔多（^{མུ་རེ་ལོ་ལྷ་}）和斯巴嘉尔木（^{སྤེན་ལོ་ལྷ་}）的圣山，而这一带多半是农区。过去有很多人来此朝拜，一般都是先到山顶后围绕此山转一周，行经金川、巴地、巴旺、丹巴、中罗、宅龙、小金、马尔康、绰斯甲、党坝等地，约行半月余。而这里的一条河也流经此山周围的一段，它与附近其它支流汇合而流入大渡河的上

游，经金川、丹巴到泸定桥。这段河在藏语里叫嘉尔木俄曲(ཇལ་མོ་རེ་ལུ་ཅུ)。由于木尔多山的周围多半是农区，所以叫嘉尔木戎巴(ཇལ་མོ་རོང་པ)戎巴即是农区的意思)，因之总起来说，就叫嘉尔木山周围的农区，简称为嘉尔木戎(ཇལ་མོ་རོང)或嘉戎(ཇལ་རོང)，此即嘉戎名称的由来。但是这个叫法，有的人把藏文嘉戎(ཇལ་རོང)误写成(ཇལ་རོང)，没有后加字(ལ)的(ཅ)，而又以此随意加以解释，意思就成了“汉族接近的山沟”。这是由于这些同志，没有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造成的。

再谈一谈嘉戎语与共同语——书面语的关系，以及嘉戎方言的一些特点。

前已述及，藏文在嘉戎地方运用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加之这一地区山大沟深交通闭塞，过去与外界接触很少，所以嘉戎语是至今保留古藏语较多的一种方言，这表现在嘉戎语至今仍按藏文的古拼音读法。说话时，不仅能读出辅音和元音，而且还能读出前加字、上加字的音。噶玛·司徒大师在《藏文文法注疏》中说：“嘉木戎和青海、甘肃等地方的人，至今保留着卫藏语的古音。在他们的口语中前加字、上加字的音，都能清楚地读出。”事实正是如此，例如 ཅ (耳) 嘉戎语读成 ཅེ་ས་ན [terna]。ཅ (鼻) 读成 ཅེ་ས་ན [tesna]。ཅ (发) 读成 ཅེ་ས་ཀ་ར [neskra]。ཅམའི་པ (胆)，读成 ཅེ་མ་འི་པ [teMkhris]。འབྲུག (米) 读成 འབྲུག་སེ [Mbras]。བྱ (做) 读成 བྱལ [bjā]。མེ (伤) 读成 མེ་མ་སེ [terMas] 等等。将前加字、上加字、辅音、元音、后加字等的音都能清楚的读出，但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在一个音节里很快地连续，这就是嘉戎语至今保留的古藏文的读法。这里常出现的 ཅ [te] 的音。是怎么回事呢？

“te”在这里只是把te这个代词放在单音节的名词前面，使单音节的名词变为两个音节而便于口述，比如：མེད (木) 称 teམེད [teɣi]。མི (人) 称 teམི [teɣi]。ལྷ (水) 称 teལྷ [teɣi]。ཟ་བ་ (饭) 称 teཟ་བ་ [teza] 等等。名词前面都可以加一个代词“te”，在陈述某一事物的属性时，“te”字就不要了。比如 ལྔ་མེད (我的耳)，ཉིད་མེད (你的耳)，ལྔ་ལྷ (我的米)，ཉིད་ལྷ (你的米)，这个“te”字就不要了，其它的也可由此类推。在动词的前面，一般都要出现一个“ka”字。比如：ཀྱི་བ་ (吃)、ཀྱི་ཐོག་ (走)、ཀྱི་བྱ་ (做)、ཀྱི་གཏོང་ (撒) 等，这些都是把呼唤语气词ཀྱི་放在动词前面，使单音节动词变为双音节，以便于陈述。而表明有发出动作者的人称时，这个“ka”字就不要了。如 ལྔ་མེད (我吃)、ལྔ་ཐོག་ (我走)、ལྔ་བྱ་ (我做)、ལྔ་གཏོང་ (我撒) 等都是如此，古藏语恰恰也是这样。古代的汉文文献中记载的音译藏语词，也可反证这一点。“吐蕃”一词正是 teཕུབ་ [teɣɸt] 的译音。“蕃”是ཕུབ་ [ɸɸt] 或ཕུར་ [ɸɸr] 的译音。因ཕུབ་ [ɸɸt] 或ཕུར་ [ɸɸr] 都是名词，在它们之前都可加te，形成 teཕུབ་ [teɣɸt] 或 teཕུར་ [teɣɸr]。藏文文法《三十颂旨要》提出，凡是名词之前都可以加(te) [te] 字。

同时，甲戎语中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藏语词汇。比如，

通行的词汇	古藏语词	嘉戎语词
མེད་མེད་ 皮子	མེད་མེད་	teམེད་མེད་
དར་གཏོང་ 一架	དར་གཏོང་	teའདར་གཏོང་

通行的词汇		古藏语词	嘉戎语词
ཐུང་བ	说	འཛོལ་བ	ཀ་འཛོལ
འཚལ་བ	缝	འདུབ་བ	ཀ་འདུབ
རང་མ	我们	ཕུ་ཕ	ཕུ་ཉི
དང་ངམ་ཕུ་ག	洞	ཐུག་ཉུ	ཁལ་ཐུག
རྩ	石头	རྩ་མ	རྩ་མི
ཐག་རིང་བ	遥远	རྩར་བ	ཀི་རྩར
མཛལ་པ	艳丽	མཚར	ཀི་མཚར་
འདྲོད་ལེ་མམ་གང་བ	满足	འཇི་བ	ཀི་བར་འཇི
ཁྱོད་ཚེ་བ	大量	གཏུལ་ཚེ་བ	ཀི་གཏུལ
ལོད་པ	有	བདག་བ	ཀི་བདག
ཐུག་བ	粪便	ཐུ་ལ	དེ་ཐུ
དཀར་ཁ	斑驳色	ཐལ་མ	དཀར་ཐལ
ཐོང་རྩལ	犁沟	ཁམ་རྩལ	ཁམ་རྩལ
ཐུམ་མ	膝	ཐུ་ང	དེ་ང
ཐུང་ཁང	窗	ཁལ་མ	ཁལ་ཚུ
ཐུ་མ	肠子	ལ	དེ་ལ
ཐུ་ཚབ	假发	ཐུ་བཏུན	དེ་བཏུན

通行的词汇	古藏语词	嘉戎语词
གང་ནས་ཐོང་སྐྱོད་པ། 冷冻	འཁོབ་པ།	ཀ་འཁོབ།
རི་ཆེ་བ། 羞	མོང་སྐྱོད་པ།	ཀ་མོང་སྐྱོད།
ཐུ་ཆེ་བ། 宽阔	དབུ་སྐྱོད་པ།	ཀི་དབུ་སྐྱོད།
ཁ་བ། 雪	ཁུ་འཕམ་པ།	དེ་འཕམ་པ།
ལུག། 羊	གཡང་དཀར།	ཀེ་གཡང།
ར་མ། 山羊	ཀུ་མུང།	ཀུ་མུང།
སྐད་གཏོང་བ། 喊	ཁུ་མ་འདྲེལ་སྐྱོད་པ།	ཀི་མ་ཁུ་སྐྱོད།
འཕམ་ར་བ། 豺狗	ལྷ་པ།	ལྷ་པར།
ལྷིང་ག། 利息	ཕོགས་མ།	དེ་ཕོགས།
ལྷུང་མཁན། 保护	རང་མཁན།	ཀི་རང་ཕུ།
འཇུག་པ། 装入	འཇུད་པ།	ཀ་འཇུད།
ལྷ་པོ་ཞི། 四方	ལུང་ལུང་ལུང།	ལུང་ལུང་ལུང་ལི།
གཡམག། 牦牛	འཕྲོང།	ཀི་འཕྲོང།
མིང་བ། 长	འཕྲིང་བ།	ཀི་འཕྲིང།
སྐྱམ་པ། 口渴	ཐབས་པ།	ཀི་ཐབས།
ལྷོགས་པ། 饥饿	ལུ་གེ།	ཀི་ལུ།
སྐྱུག་པ། 蒜	ཀུན་དོང།	ལུ་དོང།

通行的词汇	古藏语词	嘉戎语词
མང་བ	མགམ་པ	ཁ་མགམ
གཅིན་པ	གཅི་བ	དེ་གཅི
གལས་པ	བརྟན་པ	ཁ་བརྟན
ཞིང་པ	ཅུང་པ	ཅུང་པ
བང་མ	མདད	ད་མདད
མེས་མ	ཕྱི	མ་ཕྱི
བཟའ་ཚང	ཟླ་མ་དཔུལ	ཞུ་མ་དཔུལ
མཁམ་ཅད	གང་ཉ་གང་ལ	ག་ཉེ་ག་ལེ
ལམ	དམེས	དེ་དམེས
འགྲོ	ཆས	ཁ་ཆས
མིག	དམིག	དེ་དམིག
རྩྭ་དམ་མགུལ	མགུར	དེ་མགུར
ཉལ་མ	མལ་ཁྱི	མ་མལ
ཐུག་(རི་མ་མེད་པ)	གུང	གུང

以上所举的，只是我在藏文稿中提及的一部分例子。从上述这些举例，就足以说明嘉戎语是藏语方言中保留古音、古词最多的方言。它具有藏语的原古形态。

再嘉戎语与现在通行的藏语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共同性远远多于差异性。这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敬语词等的基本词汇，以及语序、动词的三时一式的变化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还可再举一些例子来进一步加以说明。我写的藏文稿上有八百个例子，这里只略举一部分，比如：

通行词	甲戎语	骨 头
ན	ད་ན	ཁ
ལྗ	ད་ལྗ	མ
མིག	ད་མིག	ཐུ
ལྗམ	ད་ལྗམ	མག
ག	ད་ག	མེད་པ
དུ་མ	ད་དུ་མ	དག་པ
ལྗམ	ད་ལྗམ	རྗེད་པ
མཚུང་མ	ད་མཚུང་མ	ལྗེད་པ
ཐག་པ	ད་ཐག་པ	པདེ་མ
མ་པ	ད་མ་པ	ཚན་པ
པམད་པ	ད་པམད་པ	གསལ་པ
མེ་པ	ད་མེ་པ	མན་པ
མེས	ད་མེས	གཉེས
耳		嘴
鼻		牙 齿
眼		阴 户
腹		头
肉		咽
奶 头		黑 旧
心		安 乐
指 头		平 安
肩		安 胖
吃		清 楚
杀		益
死		二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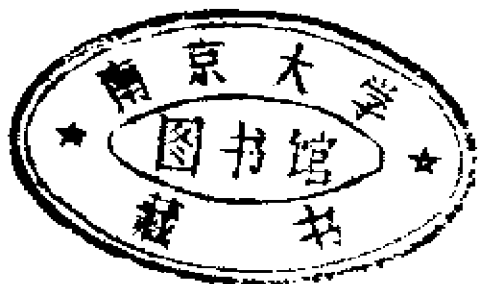
འདྲན་པ	唸	ཀ་འདྲན	གཞུག	三	ག་གུག
འཐེན་པ	拉	ཀ་འཐེན	བཞུད	八	བ་ཞུད
གཏྲར་བ	打碎	ཀ་གཏྲར	བཅུ	十	བཅུ
བཅད་པ	割断	ཀ་བཅད	སྟུང	千	སྟུང་ཚ
སྐྱེ་བ	生长	གི་སྐྱེས	ཁྱི	万	ཁྱི་ཚ

关于嘉戎语与古今藏语对照举例两百条，以及通行词与嘉戎语对照举例八百条，共计一千条(不包括宗教术语)。我在藏文稿中均有详细叙述，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在上述举例栏内的读音上，通行词不论用哪种藏语方言读均可，但嘉戎方言栏内，则只能用嘉戎地区的藏文拼读法，才能成为嘉戎语。

关于嘉戎语的语序问题。藏语的语序，一般是：一主语、二宾语、三谓语。嘉戎的方言也是如此。例如：扎西吃饭、扎西在算帐、扎西去北京，藏语的语序是扎西东西吃、扎西帐算、扎西北京去。嘉戎语也是这样，བཟ་ལེས་གིས་དེ་བླ་ག་། ཟ། བཟ་ལེས་གིས་དེ་ལྷ་ག་ཅི། བཟ་ལེས་ལེ་ཅིན་ལྷ་ག་ཅེས། 其它的动词均可以此类推。

动词的时态变化，是藏语独有的特点。藏语的一般动词都有三时一式的变化。土弥桑布扎 (ཐོན་སེ་ལག་ལྷོ་རྩ) 所著《藏文文法》的规定：“阳为过暨波，二中只为现，阴为过暨未，极阴为不变。”这就是说，每个前加字中阳性 (འ) [ba] 字是用来表示过去式和未来式两个时态的。中性(ཀ) [rata] 二字用来表示现在式，阴性(མ) [? a] 字用来表示过去：和未来式；极阴性(མ) [Ma] 字则用来表示没有词形变化的动

D661.3
4
11-2



略谈嘉戎语

西南民族学院民语系 阿旺(藏)

现在的藏语，有的人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半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再加半个嘉戎方言。而国外有的人对于藏语则有不同的分法，有的分为二分法、三分法（与国内三分法不同）、四分法、五分法等。但是按照藏族传统的分法，只有卓语（འགྲོ་མོ་ལྗོངས་ཀྱི་སྐད་ཀྱི་སྐད་牧区语）和戎语（རྫོང་ལྗོངས་ཀྱི་སྐད་ཀྱི་སྐད་农区语）两大类。卓语包括阿里、藏北高原、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以及嘉戎一带广大牧区的方言。戎语就是指旧社会由于交通闭塞而形成的一种土话、土语。这正如藏族谚语所说：一条山沟一条河，一个地方一种话。

这些方言、土语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只是有些词汇和语音上的差别，而不是独立语言之间的差别。所以，不论从哪里来的藏族，大多数地区的人，一见面就能交谈，只有个别方言需要有一个相互熟悉对方方言的过程。过去在西藏拉萨的色拉、哲蚌和噶丹三大寺院中学习大五明、小五明和学经的人成千上万，他们来自藏区的各个地方，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之间需要翻译人员。又比如1979年至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古藏文进修班，他们来自后藏、拉

萨、工布、山南、黑河、昌都、青海、甘南、巴塘、德格、嘉戎等十一个地区，在相处的初期，由于各地区方言的不同，彼此之间说话不很听得懂，但是没有超过半年，就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了。这种情况也和内地一样，比如四川语、河北语、广东语、上海语等，起初有可能听不大懂，但因其文字相同、语言也是一个，因此，相处一段时间后，也就能听得懂。东嘎·洛桑赤烈先生在他的《关于藏语文发展初探》中说：“藏族不仅是一个早已由部落融合而成的统一民族，而且是一个既有通行的共同语，又有各地方方言土语的民族。有人认为，众多部落会合成统一的民族以后，只剩下共同语，而方言土语则随之消失了，有的则以方言土语的存在为理由，否定共同语的存在。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认为藏族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始终没有形成共同语，那更是荒谬。”

这里，我想谈一谈，什么是藏语的共同语和书面语的问题。钦绕威色先生在《藏文文法释难》中说：“文字是根据语言创造的。但是一旦有了文字以后，语言就受到文字的制约。因此，任何民族，其共同语都是以书面语为准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长时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藏文的书面语已经逐渐成为通行的共同语。也如同汉语的地方语北京语——普通话正在逐渐变成全国的共同语一样。所以虽然各方言之间有着差别，但其书面语却是一致的。汉族是如此，藏族也同样是如此。不论卫藏、安多、康区、嘉戎等哪一个地区的人所写的东西，其他地方懂藏文的藏族人都能看得懂。而藏族共同语的藏文，在嘉戎地区广泛应用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早在公元第八世纪，藏王赤松德

焚时，有名的大译师白若杂纳，曾在嘉戎地方住过多年，他住过的一个岩洞，在现今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境内，梭磨和卓克基之间。据说六世达赖仓洋嘉措曾到过此洞。据《仓洋嘉措秘传》记载：“探询（指仓洋嘉措本人）去姜（^{རྒྱུ་རྩུ་}今云南地区）的道路，但未能成行。改向嘉戎方向走去。到了一座名叫噶甲滚（^{གཡམ་རྩུ་གྲོ་མོ་}）的禅院。这庙属白若派，附近有一白若大师住过的修行岩洞、十分雅致，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这就证明，白若大师确实到过嘉戎。据传，白若大师在这个岩洞里，传授藏文，收了不少徒弟，所以至今嘉戎地区藏文的读法和拼音方法，是由他传授下来的。此外，藏文的使用也与宗教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历史上嘉戎地区盛行过“钵教”，建立了不少寺院。在《诸宗派源流晶镜史》中说：“钵教之寺院，在后藏有辛达顶寺（^{གྲོ་མོ་ལྷོ་ལྷོ་}），在嘉木戎（嘉戎）地区，有雍中拉顶寺（^{ལྷོ་ལྷོ་ལྷོ་ལྷོ་}金川县境内）。其后，清皇帝曾引兵毁其寺，将拉顶寺改建为格鲁派之噶登新寺，并下诏禁奉钵教。然至今嘉戎察柯（^{མོ་ལོ་}）一带，尚有不少钵教寺院留存。”可见，嘉戎地区很早以来，不论教派、政派以及百姓的书信来往，都一直通用着共同语的藏文。

至于嘉戎这个名称的来源，则是由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这是因为在嘉戎地方有一座大山，名木尔多山（^{ལྷོ་ལྷོ་ལྷོ་}）。据传，此山是土地神木尔多（^{ལྷོ་ལྷོ་ལྷོ་ལྷོ་}）和斯巴嘉尔木（^{ལྷོ་ལྷོ་ལྷོ་ལྷོ་}）的圣山，而这一带多半是农区。过去有很多人来此朝拜，一般都是先到山顶后围绕此山转一周，行经金川、巴地、巴旺、丹巴、中罗、宅龙、小金、马尔康、绰斯甲、党坝等地，约行半月余。而这里的一条河也流经此山周围的一段，它与附近其它支流汇合而流入大渡河的上

游，经金川、丹巴到泸定桥。这段河在藏语里叫嘉尔木俄曲(ཇལ་མོ་རེ་ལུ་ཅུ)。由于木尔多山的周围多半是农区，所以叫嘉尔木戎巴(ཇལ་མོ་རོང་པ)戎巴即是农区的意思)，因之总起来说，就叫嘉尔木山周围的农区，简称为嘉尔木戎(ཇལ་མོ་རོང)或嘉戎(ཇལ་རོང)，此即嘉戎名称的由来。但是这个叫法，有的人把藏文嘉戎(ཇལ་རོང)误写成(ཇ་རོང)，没有后加字(ལ)的(ཅ)，而又以此随意加以解释，意思就成了“汉族接近的山沟”。这是由于这些同志，没有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造成的。

再谈一谈嘉戎语与共同语——书面语的关系，以及嘉戎方言的一些特点。

前已述及，藏文在嘉戎地方运用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加之这一地区山大沟深交通闭塞，过去与外界接触很少，所以嘉戎语是至今保留古藏语较多的一种方言，这表现在嘉戎语至今仍按藏文的古拼音读法。说话时，不仅能读出辅音和元音，而且还能读出前加字、上加字的音。噶玛·司徒大师在《藏文文法注疏》中说：“嘉木戎和青海、甘肃等地方的人，至今保留着卫藏语的古音。在他们的口语中前加字、上加字的音，都能清楚地读出。”事实正是如此，例如 ཅ (耳) 嘉戎语读成 ཅེ་ས་ན [terna]。ཅ (鼻) 读成 ཅེ་ས་ན [tesna]。ཅ (发) 读成 ཅེ་ས་ཀ་ར [neskra]。ཅམའི་པ (胆)，读成 ཅེ་མ་འི་པ [teMkhris]。འབྲུག (米) 读成 འབྲུག་སེ [Mbras]。བྱ (做) 读成 བྱ་ལྷ [bjā]。མེ (伤) 读成 མེ་མ་སེ [terMas] 等等。将前加字、上加字、辅音、元音、后加字等的音都能清楚的读出，但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在一个音节里很快地连续，这就是嘉戎语至今保留的古藏文的读法。这里常出现的 ཅེ [te] 的音。是怎么回事呢？

“te”在这里只是把te这个代词放在单音节的名词前面，使单音节的名词变为两个音节而便于口述，比如：མེད (木) 称 teམེད [teɣi]。མི (人) 称 teམི [teɣi]。ལྷ (水) 称 teལྷ [teɣi]。ཟ་བུ (饭) 称 teཟ་བུ [teza] 等等。名词前面都可以加一个代词“te”，在陈述某一事物的属性时，“te”字就不要了。比如ངའི་ལྗང་ (我的耳)，ཉིད་ལྗང་ (你的耳)，ངའི་རྩལ་ (我的米)，ཉིད་རྩལ་ (你的米)，这个“te”字就不要了，其它的也由此类推。在动词的前面，一般都要出现一个“ka”字。比如：ཀྱི་བྱ་ (吃)、ཀྱི་ཐོག་ (走)、ཀྱི་བྱ་ (做)、ཀྱི་གཏོང་ (撒) 等，这些都是把呼唤语气词ཀྱི་放在动词前面，使单音节动词变为双音节，以便于陈述。而表明有发出动作者的人称时，这个“ka”字就不要了。如ངས་ཀྱི་ (我吃)、ངས་ཐོག་ (我走)、ངས་བྱ་ (我做)、ངས་གཏོང་ (我撒) 等都是如此，古藏语恰恰也是这样。古代的汉文文献中记载的音译藏语词，也可反证这一点。“吐蕃”一词正是teཕུ [teɣt] 的译音。“蕃”是ཕུ [ɣt] 或ཕུ [ɣr] 的译音。因ཕུ [ɣt] 或ཕུ [ɣr] 都是名词，在它们之前都可加te [te]，形成teཕུ [teɣt] 或teཕུ [teɣr]。藏文文法《三十颂旨要》提出，凡是名词之前都可以加(te) [te] 字。

同时，甲戎语中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藏语词汇。比如，

通行的词汇	古藏语词	嘉戎语词
མེད་མེད་ 皮子	མེད་མེད་	teམེད་མེད་
དང་གཏོང་ 一架	དང་གཏོང་	teདང་གཏོང་